

怕感染艾滋病病毒,他们悄悄走进这个门诊——

VCT给“不能说的秘密”找出口



首席记者
左妍

上海徐汇区公共卫生中心一楼的VCT门诊内,一整面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N次贴:“远离高危行为”“珍惜家人”“重新做人”“后悔一辈子”……五花八门的留言,都是来这里免费咨询检测的人员留下的。

12月1日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,记者走进这间VCT门诊。不大的咨询室连着检测室,关上门,这里就是“秘密花园”。或后悔,或恐惧,或侥幸,或气愤,或如释重负,这里有人间百态,但“怕感染艾滋病病毒”是人们来到这里求助的唯一原因。

自愿来检测的人反复说“后悔”

VCT是Voluntary Counseling & Testing的缩写,也就是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。这是由市疾控中心牵头发展起来的,虽然名字叫“门诊”,但徐汇区疾控中心艾性结麻科科长杨美霞说,这些人不是“患者”,只是“求询者”。

30来岁的查先生步履匆匆走进来,他前面还有一人正在等待叫号。查先生被门口的AI机器人引入了小房间,先登记信息,回答机器提问,再进行人工咨询。

他下个月要和未婚妻领证,婚前要做婚检,可在上个月和女网友见面,情不自禁发生了多次无防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。“我很后悔,也很害怕。所以过来测试一下,如果婚检查出来HIV阳性,婚就结不成了……”

这样的“后悔”故事,杨美霞这些年已经听过无数。她表情平静,“紧追不舍”问了很多“细节”,比如,之前有没有喝酒、有没有使用安全套、高危行为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等。HIV病毒感染人体有窗口期,做HIV检测通常需要4-12周才可出现足够量的抗体以供检测。因此,她根据不同情况给出不同的建议。

在她看来,走进咨询室的人,要一视同仁,专业人士只判定求询者是否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,不对行为价值本身做评判。这是坚持多年的职业操守,更是VCT门诊的底线——尊重、保密。

恐惧,是许多求询者最初的情绪。结果出来之前,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这些年,杨美霞遇到过大哭的、吵架的、崩溃的……“阳光下的阴影”让人唏嘘。

她对一个女博士记忆犹新。她是一路哭着冲进来的。在门诊外徘徊一个多小时,不断打电话,眼泪没停过。她要跟丈夫离婚,因为身为企业高管的丈夫背叛了她。

“给他分析了,没有感染风险,就是不信。前前后后来了20多次。”杨美霞还谈到了一位40多岁的李先生,恐艾到了极点。明明检测结果是阴性,却总怀疑自己感染了HIV,抬起手臂,指着白白净净的皮肤说:“疹子发成这样了,特别痒,我快死了。”

“全社会的防艾意识提高了,能主动走进这间诊室,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。但很多人,并没有被病毒摧毁,却早就被‘狗血’的人生打败了。”杨美霞说,VCT门诊还专门开辟出小小的心理咨询室,邀请心理咨询专家过来,给予求询者心理疏导,帮助他们走出情绪的阴霾。

生了男孩子就“不会吃亏”吗?

在VCT门诊,男士占到了绝大多数。上海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主任宁镇说,近五年来,本市艾滋病疫情继续在低流行水平。目前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以男性为主。性途径传播是主要感染途径,并且继续以男性同性传播为主。

在徐汇区疾控中心艾性结麻科副科长蔡晓峰的印象里,筛出来的阳性也主要集中在男青年这个群体。一般,初筛阳性的第一反应是震惊、不敢相信;然后是后悔、自责,认为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;最后都慢慢接受了现实。

那是一个五官清秀的男孩,刚刚20岁出头,就读于某著名高校。他准备出

国,初筛阳性后一下子愣住了,“有100次想过自己可能会是阳性,但真的看到了报告,还是不愿相信。”后来他告诉蔡晓峰,在疾控确诊后,放弃了出国读书的计划,妈妈多少次哭瘫在椅子上。“我不怕死,但我不想看到爸爸妈妈那么伤心,对不起他们。”他说。

在男孩子的成长道路上,许多父母都抱着“生儿子不会吃亏”的想法,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感染HIV。杨美霞说,在这个领域20多年了,看到了许多优秀的男孩子因为无知、好奇等原因,最后感染了HIV。

其实,HIV离所有人都不远。“增加全社会的防艾意识,广泛普及防艾知识,

为高风险人群提供必要的帮助,让更多人远离艾滋病,这是我们工作多年来不变的愿望。”

杨美霞始终对初中就辍学的小王念念不忘。小王来到VCT门诊时才15岁。他很平静地说起了自己的遭遇——节假日,在一起玩的表哥和他发生了高危性行为,其实,13岁那年表哥骚扰他后他就告诉了父母,但那时父母不以为然,认为只是孩子间的玩耍而已。懵懂的他以前并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,当得知自己抗体阳性时,小王苦笑说:“年少无知,现在为时已晚。”如今,杨美霞每每想到小王,既气愤又无奈:“我们对青少年的性教育、安全教育做得还不够。过去总说年轻女孩成长需要大人们操心,男孩又何尝不是呢?”

规范治疗可做到不具备传染性

十几年前,当VCT门诊刚刚进入人们视线时,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还很肤浅。一提到艾滋,就是必死、绝症,甚至称它“世纪瘟疫”,并不知道国家有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。

宁镇告诉记者,我国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非常重视,已将其作为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措施。上海全面落实各项艾滋病防控措施,近年来艾滋病疫情一直维持低流行水平,这得益于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、强化社会综合治理等措施。

上海在15年前已经有了最早一批挂牌的VCT门诊,设在市区两级疾控中心。后来,网点越开越多,目前本市已有239家社区艾滋病咨询检测点、16家区疾控中心艾滋病咨询检测点和1家市级检测点,极大地方便了求询者们就近咨询。

HIV检测是了解是否感染HIV的唯

一科学方法,需要初筛、复检和确证检测三个步骤。市疾控中心透露,每年,全市VCT门诊接待自愿检测者20000多人,每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中40%-45%病例来自自愿咨询检测点。

“艾滋病的知晓率越来越高,但消除歧视的工作任重道远。许多感染者依旧害怕秘密暴露后家庭和社会抛弃他们。”宁镇说,只要发现及时,严格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病毒药物,体内的病毒就能得到有效控制,病毒抑制到检测不到的水平就不再具备传染性。所以在医生的指导下,艾滋病人的正常生活、正常生育已经不再是困扰患者的难题。同时,接受正规化治疗者可有效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。自2009年以来,上海已连续11年无本市户籍新生儿艾滋病感染病例报告。

杨美霞想起了一个外人眼中的“人生赢家”。张先生经营着一家公司,有美丽的妻子,孩子在海外留学。美满的家庭

让人羡慕,可张先生是一名HIV病毒携带者,有很多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“二十多年来,他每天按时吃药,病情控制得很好,虽然懊悔年轻时的无知,但如今已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,也更加珍惜生命、珍惜家庭。”

蔡晓峰也记得一位HIV病毒感染者,最初检测HIV呈阳性的时候,他问,“我什么时候会死?”后来在公卫中心接受治疗多年,他总调侃自己“还没死”。他说:“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慢性病人,只希望社会能完全接纳我们。”

防艾工作有多艰难,杨美霞和蔡晓峰深有感触。因为他们的尽心竭力,许多求询者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慌。咨询室外一整面留言墙上,除了后悔、害怕外,还有许多的“感谢”和“祝福”。最新的一张N次贴上,有求询者写道,“感谢专业人士的帮助,庆幸自己是‘阴’。我愿真爱生命,永不复高(重复高危性行为),这是预防HIV感染的最有效措施!”

(文中求询者均为化名)

阻断药不是后悔药

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部主任、感染病专家沈银忠告诉记者,临床上他与HIV感染者打交道多年,发现大家仍然存在不少认知和用药的盲区。

首先要明确,感染HIV和患AIDS(艾滋病)并不能画等号。HIV是艾滋病病毒,而AIDS是HIV感染发病后的状态。沈银忠说,如今随着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,检测的窗口期已明显缩短。而对于发生了高危行为的人,可以在24小时内服用阻断药,但最晚不要超过72小时。这种药的阻断概率是相当高的,且越早

服用效果越好。

HIV阻断药是处方药,一般提供给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和职业暴露人群。普通人群如果怀疑自己有感染HIV风险,可以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,由医生评估并开具处方后购买,需要连续服用28天。这种药如果能在24小时之内服用,可以达到阻断效果的最大化,即接近100%;如果48小时内服药,仍有阻断效果;但最晚不要超过72小时。

25岁的刘先生,2年内吃了7次阻断药物,反复来门诊咨询,反复诉说“后

悔”,可是并没有停止高危行为,像这样的例子,是非常不可取的。沈银忠说,“阻断药物仅限应急、补救,用于暴露后的预防,但不能将阻断药称之为‘后悔药’,更不应无指征滥用。服药之后的2周内还要到医院进行肝功能检测,以明确药物是否对个体产生了不良反应。”

目前,国内尚未发生过规定时间内服用阻断药发生感染的情况,但这并不意味着阻断成功率是100%。服用HIV阻断药期间,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高危行为。

首席记者 左妍



▲▼ VCT门诊内,一整墙的留言都有故事
左妍 摄

